

## 第三場討論（二）

【鄭力軒】因為時間關係，我們就開始問問題。

【竹內整一】我是鎌倉女子大學的竹內。慈濟的口號「做就對了」，這是為他者的一個想法，也就是在哲學反思以前的「做就對了」。我也認為這種立場是有可能的，而這種立場也和田邊元以辯證關係連繫自我與他者的「死的哲學」有根本上的不同。關於這點你是怎麼想的呢？能否和慈濟的他者認識做比較？

【廖欽彬】謝謝您的提問。再確認一下竹內教授的問題。您問的應該是田邊「死的哲學」中的他者問題。就此問題，可以從兩個面向來思考，一個是哲學，另一個是宗教。

在哲學面向上，如田邊所說的，首先是將理性思考推到極限，在其毀滅、極限的時候則會出現所謂的他力（絕對者的愛）。首先就是理性，然後會出現他力（絕對者的愛），理性藉此會再次復活。在此過程中，自我、他者以及哲學、宗教體系等皆被捲入對立與統一的辯證關係之中。從哲學面向來論是這個樣子。另一個面向是宗教面向，人的實踐通常須要反省的心，在現場做好事必須要有自我反省的機制，以慈濟的例子來說，其實踐層面缺乏理論，而田邊的宗教實踐卻還有他者（包括哲學理論的層面）在起作用。

我要講的是哲學需要宗教，宗教也需要哲學。也就是知識與實踐層面的他者。此為田邊的主張。然而我所理解的田邊哲學雖是一種實踐哲學，但絕非慈濟意義底下的實踐。它和慈濟的實踐相較起來，顯得非常的哲學，雖有哲學上的實踐，卻無現實世界上的社會實踐。

【鄭力軒】那我們這場就到這裡結束。作為主持人，我這邊有小小的感想。第一是我作為一個社會學者，這個其實給我很多有趣的靈感，社會學在處理人的事情的時候要把生死放進來，如果對社會是那麼重要的時候，對於社會科學的發展是必須要去重新關注的面向。

第二個小感想是我在美國留學、日本做研究然後回來台灣，剛好三位提到

的，像池澤老師提到的，美國基督教共同體跟東亞比較和緩的宗教性，還有廖老師提到的日本的自我否定，台灣慈濟的「做就對了」的這個普遍性來說，生活中有非常多細微的部分是可以感覺到思想對社會的影響。謝謝各位的參與，這場到這裡結束。